

高中職組 佳作

許勝歲 〈在黑暗中找到生命的光〉

躺在手術恢復室的病床上，隨著麻藥的退去，四周傳來嘈雜的談話聲，我的意識也逐漸清晰，當我還未來得及反應時，一股劇痛便接踵而至。

「它」迅速地增強且毫不留情撲了過來。霎時，我的眼睛猶如被一把鋒利的刀子反覆劃過後，又淋上了沸騰的熱水，使我感到痛苦難耐。當我正想睜眼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發現自己竟然連撐開眼皮的力氣都沒有。那一瞬間，是我人生中首次感到絕望的時刻，可能是剛經歷完一場將近六個鐘頭的大手術，使我精疲力竭，雖然眼睛非常不舒服，但不久之後又沉沉睡了過去。

當我再度醒來時，吵雜的聲音已經消失了，周圍一片寂靜，我伸出手往身旁摸去，忽然「吭—」的一響，我的手臂撞擊到病床欄杆的聲音，劃破了深夜的寧靜。疲憊不堪的媽媽，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聲響給驚醒，她連忙問我是否想喝水？眼睛還會不會很痛？夾雜著濃厚鼻音的語調，彷彿不久前才剛哭過。我只是微微搖搖頭，或許是麻醉藥效已完全退去，疼痛感比前一次更為劇烈，甚至擴及全身各處，使我感到渾身無力、四肢冰冷，連簡單說句話都有困難。隔日一早，醫生在檢查後，告訴我此次的手術算是成功了，但術後的一個月必須妥善休養，才能夠慢慢恢復。當醫師幫我拆完線後，我滿心期待地睜開眼睛，本以為會看到以前色彩斑斕的世界，但只見好幾道亮光在我眼前舞動穿梭，如同閃電滑過了暗夜的天空，沒過多久，閃光消失，又回到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。頓時，我感受到眼窩有一陣濕熱感蔓延到了臉頰，眼淚早已不聽話地傾瀉而下，眼前漆黑一片，像是重重的一拳打在我的臉上，絲毫不留情面。

這次是老天爺給我眼睛重大的一次考驗。回想從出生的那一刻起，視力的缺陷便註定與我相伴一生。每當進入新環境，總是得花上許多的時間適應。例如剛上小學時，需要先走過學校上課必須經過的每座樓梯，透過

步伐的距離，可以讓我感受到樓梯間高度的落差，藉由一次又一次的練習，逐漸熟悉校園各處的地形、地物。我所見的世界，如同一片迷霧森林，不僅沒辦法看得太遠，也無法看見清楚的輪廓線條。正因為視覺所感知的世界有限，促使我的聽覺、觸覺甚至嗅覺變得更加敏銳。猶記得一年級教室前的小花園中，種植了一株桂花，在我還不太熟悉環境的那段時間裡，每當我在校園中聞到了桂花的香氣，便能「尋香」找到教室，如同燈塔在夜裡發出光芒引導船隻駛向港口般。即使看不清同學們的長相，但每個人獨特的聲音都被我存在了心裡，只要聽見同學的說話聲，便能分辨出身分並「尋聲」找到他。

生活中，雖然能透過其他的感知方法，幫助我克服諸多的障礙，但視覺仍然是我最依賴的感官系統。即使是僅存一點的視力，依然在我融入普通人的群體時，提供了重大的貢獻。例如與朋友外出遊玩時，不可能永遠待在熟悉的環境，此時即便是微弱的視力對我而言，也顯得格外重要。但命運似乎總喜歡與人開玩笑，隨著國小生活即將畫下句點，在距離畢業不到兩個月的一次體育課中，我與大家一如往常地在球場打籃球，沒注意到同學將球傳給我，忽然，只見到一團物體迅速飛來，似乎離我越來越近，當我反應過來時，隨著「砰—」的一聲巨響，球已經重重的擊中我的臉了。剎那間，時間像是暫停似的，我的腦筋一片空白，聽不見周遭喧譁的聲音，但很快的，我感受到臉龐熱熱的，接著眼睛周遭感到一陣延遲數秒的疼痛感，臉部肌肉與神經或許是因為受到重擊，導致出現了麻痺感，但這些遠遠不及半個月後所發生的事來得震撼。

在某個週六的早晨，我起了個大早，準備迎接嶄新而美好的一天。當我下樓梯時，才走了兩步左右，忽然眼前一片天搖地動，接下來我所見的世界，就像電視機沒有訊號時所出現的畫面，有時是雜亂的顏色，有時是昏暗一片；又像是隔了一層「扭曲濾鏡」，所有物體都開始如波浪般上下起舞。我感到一陣暈眩，僅能靠雙手緊握樓梯間的扶把，緩慢且害怕地移動下樓。在經過醫師診斷後，發現我的視網膜因為外力撞擊，導致破了個

大洞且正在逐漸剝離。醫生細心的向我及家人解釋病情，並建議應該立即接受緊急手術，雖然有較高風險，但也是當下唯一的辦法。醫師不斷地安慰我並給予鼓勵，然而，對於一個年僅十二歲的孩童，便要面臨在未來的日子裡，可能都得在黑暗中度過，無非是一道沉痛打擊。

術後的一個月，是一段極為艱辛的路程。起初，因為眼前一片黑暗，我什麼也看不到，致使我連最基本的生活自理都需要家人的協助。每一天，從早到晚我幾乎都只能躺在床上，盯著眼前好幾道刺眼的亮光不斷地擺動，心中只有無限的絕望與自責，在這片漆黑的世界裡，我找不到未來的希望。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大約在半個月後，傷口已慢慢癒合，因此逐漸能下床走動。我也恢復了些微的光覺，眼前的世界從深夜逐漸來到了黎明，但因為早晨霧氣仍重，並無法看得太清楚，使得我必須如同一隻蝸牛，緩慢前行，並藉由雙手，觸摸四周障礙物，才能順利的在家中行走。但也因為沒辦法依賴視覺，讓我在短短的一星期內，便能熟練地運用手、腳或身體其他部位感受周圍的環境，建構屬於自己獨特的「地圖」，讓我能夠安全避開所有障礙物。

我的眼睛在此次意外中有所受損，即使醫生盡力搶救，也僅能挽回部分視力。現在，只要到了夜晚或光線昏暗處，我幾乎完全看不見。這對我的打擊甚大，整日裡，我把自己鎖在了房裡，躺在床上，望著天花板發楞，淚水卻不聽使喚地流下。這些舉動讓愛我的親人十分傷心。在經過一番情緒發洩後，我的心中開始冒出了一絲想法：不能繼續讓愛我的人為我擔心了，我必須堅強面對現實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並努力克服。回憶起術後的那段時光，我能透過身體的觸覺記憶在黑暗中定位。於是我決定開始重新練習，當我摸到牆上的磁磚時，其觸感有如冰塊般沁涼；當我腳踩到幾塊質料粗糙的布時，可以知曉再往前半步便是浴室。因為過往已有了經驗，使我能夠駕輕就熟，或許這次的遭遇便是讓我培養另一項能力的一個契機！

在許多個萬籟俱寂的深夜裡，當我因為生活上面臨困境而輾轉難眠

時，那段「在黑暗中學習」的記憶便會浮現在腦海中，鼓勵我即使山窮水盡，只要試著接受現實，並嘗試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，便可能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過去，我曾因害怕受傷而極度恐懼黑暗，但也是黑暗讓我學會克服困難，順利走出人生的低谷與泥沼。詩人顧城說：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。」而現在的我會說：「雖然命運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因此張開心眼，讓世上最燦爛繽紛的光照耀進來。」